剪影集

覃子豪—朱顏—周麟
賈芝—沈毅

序

這裏是五個人的詩的剪影。他們都是些少年人。在幾年前當他們最初遇到一起的時候，曾怎樣地每人抱着對於詩的不同的見解和熱情，半夜半夜地爭論過。可是最後，他們終於一致了。開始在同一的理想之下寫作着；並且成了最好的朋友。

如今，從每人所有的百首上下的詩中，揀出可以代表自己的兩首來；他們想要借這十幅的剪影，將他們個人的風格和他們共通的情調縮影在一起，來紀念他們每人都須經過而現在在每人都尚未完成的修養時期。而且，他們雖然不是什麼正式的文學團體，甚至也還不肯將一點有限的收獲發表出來，可是如今他們本身却已經好像到了那當年在法國

的 Barnassiens 或是在英國的 Yellow Book 那一群的最後似地，已經每個人都不安於大家所共有的範圍，而希望自己早日去開拓將屬於自己的個人的境界去了。所以，他們同時想借着這幾幅在一起合照的面影來做他們從分路進到同道，而現在又要進一步地分路了的，將去豎到路口的紀念碑。

"好，我們分路了。大家努力！"這便是他們合力所撰的碑文。

覃子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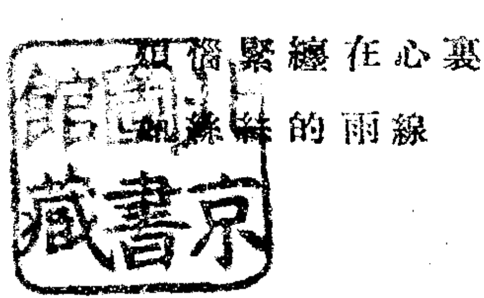
竹林之歌

荒山裏有一天黃昏
竹林在細雨中哭泣
低聲地唱一首淒切的歌

——我有一個永遠憂鬱着的心
在荒寒的山澗裏
沒有一個人來訪問

——有時我在晨風裏笑
我愛山花的溫柔
太陽在懷着撒嬌

——有時我心頭充滿哀怨
煩惱緊纏在心裏
細絲絲的雨線



覃子豪

——有時我把心事都訴給
冷冷底月光
淚浸蝕了古廟的土牆

——有時我也曾落在行人底注視裏
可是只匆匆的一瞥啊
便又匆匆的分離

——如今秋風秋雨又重入我的懷裏
它輕輕的叫我:將一生的哀怨
寫一篇憂鬱的詩

覃子豪

我的夢

我的夢
在破碎的石子路上
有村女的笑聲
有田中的稻香

我的夢
在靜靜的海濱
有海藻的香味
有星有月有白雲

我的夢
在我破舊的筆桿上
有單戀的情味
有淚珠的輝芒

七月衍島

朱顏

昔年春夢

——你們還帶着歡愉時分的寫生，
和些親愛的肖像，一並獻呈。
V. Goethe

昔年的春夢都回來了，
　彈着，唱着，流着淚；
　說往昔的歡會，有過的歡會，
都從那淒切的流年的哀調
裏，配着日和夜的音樂，
　在唱它哀婉的傷悲。
　每一根豎琴的弦上都灑着淚，
彈出聲音來，我就知道：

　都回來了，那些擁抱，那些相親；
隔着日子的淚眼，往後又望見
　她的眉梢，她的髮，她的眼睛；
好像淒迷的淚水明亮了我的睛眼，
　昔年的夢幻，從那流年的暗影
後面，一件件地回到了我的身邊。

朱湘

夜曲

良夜淒迷，
只有星光在我淚裏；
此時天上，
沒有人響，
夜風裏，
Zephyrus在歎息。

不是我恨你，
是我在想你；
它永夜的星辰，
像我晶瑩的淚滴，
在天上，
安靜地望你。

周 麟

白色的夢

我的夢是要像熟睡底
　深隱的寺院
沒有像嘆息的鐘聲
　蕩出幽怨。

我的夢像花瓣飄落水上
只有波動沒有聲響。

我的夢只有波動沒有聲響
像一對蝶影浮過花牆。

我的夢要在遠處底
　無人的城邊
只有碧色的海水
　滿照晴天。

周　麟

也沒有鳥聲,也沒有濤聲,
也沒有角聲穿過山陰。

我的夢要像是雨天的
黃昏裏斷續的炊烟。

周 麟

湖景

我的夢想在西湖，
在披着春的夜霧。

像我的
靈魂的
搖籃，

柳葉艇蕩過
三月的月的
昏暗；

像我的
幽夢的
微香，

柳葉艇蕩進
夢鄉，蕩進
蘆花盪...

賈芝

塞上曲

你聽,山澗的水流
激蕩出傷人的悽楚,
是昔年王明妃
琵琶的長弦顫抖;
一曲悲苦,玉指下
嘈嘈的揮就,永遠地
將永遠在這裏
　　　　　低泣長流。

曲裏敘述着代雲的失色,
和那落葉的秋風的傷悲,
"從此不再見漢宮的夜月,
從此只自聽琵琶的淚垂。"

賈　芝

呵,你聽,水流流出山澗,
又流過那邊的山灣;
一片關山悠悠的
悠悠的拖帶着
琵琶的長弦。
美人的顏色
已在衰草下腐朽,
空谷裏永歌着
歷史的幽怨。

賈芝

雨天遊湖

走過去,湖邊,長堤,頹圮的木亭,和那
漢白玉的石欄,一層一層的穹橋的階石,
這都是先年輝煌中殘存的傷心的古蹟,
在這裏遺留着歡喜,悲傷,和一點愛的影子。

聽滴滴的打在蘆葦裏的細雨,在訴說
在這裏曾有過情人的親吻,蜜蜜的柔語,
有過孤客的獨步,凝神的回憶,這裏
那裏,像雨天湖上茫茫的處處的嘆息。

那邊,沿湖的燈壁,已沒有燈影的閃爍,
只有那寂寂的廻廊,寂寂的霧一般的烟裏
迷濛着的桃李,好像它們也在想起一番古事,
聽它們,聽一片茫茫的打在白石上的雨滴。

沈毅

沉默

——飲着甜紅的酒漿
歌一曲悲哀的青春罷。

——已經不可能,因爲冷淡的陰影
緊裹了歡樂過的心。

——那末歌一段清淡的小曲罷,
來遣排苦惱的人生。

——雜亂的渦流裏,
再不容有細膩的心情。

——那末只有沉默麼
永遠地佔據?

——啊,那是一個永久的沉默:
它沒有聲音,也沒有顏色。